

聖心報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八日



天主降生一九四三年民國廿三年十一月

第五十七卷

第十一期

No. 674

習慣激發上等痛悔	二五七
公教精神貫澈於公私生活	二五八
加入公進	二六〇
公教婦女的美德——樸素	二六二
聖女則濟利亞	二六四
威廉陶賢神父底從軍生活	二六七
F城的施診所	二七一
楊廷筠保護傳教士	二七四
碧娜女士	二八一
公教益聞	二八五
答問	
謝恩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二四九七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〇三號



聖 心 寶 藏

虔望彌撒	一二·四四八
實領聖體	九·七〇六
恭拜聖體	一三·七五二
神領聖體	一〇·九九八
早夜課等	一三·六四五
敬拜苦路	三·八五八
誦玫瑰經	一七·六九七
公私省察	七·七八九
勝己首惡	三·一〇一
舉行聖時	·七〇一
傳揚聖心	一·三四二
救靈工夫	五·一六八
神形哀矜	四·五八五
苦身克己	三·九七五
忍耐冤苦	一·八六一
善盡本分	五·七八二
善守罷工	二·〇〇四
看聽聖書	六·〇七二
拯救煉靈	八·八二二
為臨終者	九·六六四
總計	一四二·八七〇

寄到寶藏處所

上海○大修院 小修院 耶穌
 會初學院 文學院 徐
 家滙男公進會 女公進會
 女聖母會 土山灣
 洋涇浜若瑟堂 大通路
 德肋撒堂 楊樹浦正心
 小學 啟明小學 張家
 樓聖心堂 高家行 染
 布架 北橋普慈療養醫
 院 涇涇 揚州
 海門○主心修院 崇明大公所
 安慶○貴池修道院
 蕪湖○聖母院修道生
 正定○仁慈堂
 洪洞○聖心修道院 修女院 保
 赤會 孫家園 西坡底

介紹新書

聖體軍訓話三十則

本書係上海教區聖體軍總指導王昌社司鐸所編著。該項訓話曾陸續刊載於聖體軍月刊，現彙集成書，又附載關於聖體軍組織之稿件六篇。聖體軍教練員手此一冊，既可明瞭聖體軍之精神與工作，又可獲得集會訓話之資料，誠教練員所必備之書也。土山灣印書館出版。每冊定價十一元。

土山灣出版

關於聖體軍之刊物

童子聖體軍綱要	一元七角
聖體軍友手冊	一元
基多青昆手冊	一元二角
隊長嚮導	五角
聖體軍聖歌與奉獻誦（每十張）	一元
聖體軍月主保單	六角
聖體軍聖心寶藏單（每十張）	六角
彌撒對話經文	二元三角
熱心望彌撒	二元四角
熱心領聖體	二元
苦耶穌	二元五角
你的天上母親	四元五角
母親	三元六角
童年聖人	十元

祈禱宗意

十一月總意釋義

習慣激發上等痛悔 若 瑟

犯罪是明知故意違背天主的命令。痛悔是反悔惱恨自己所犯的罪，懇求天主寬赦。痛悔是十分要緊的，因為犯了罪沒有痛悔，誰也不能得赦罪的恩典。能够得赦罪的痛悔，必須是有超性意向的。因着這超性意向的不同，痛悔分了等級。上等痛悔的意向，是愛天主；就是我惱恨我的罪，因為得罪了無窮美善可愛的天主。下等痛悔的意向，是畏天主；就是我惱恨我的罪，因為怕天主罰我下地獄，怕天主嚴厲地審判我，怕天主就在這世界上罰我。

這些關於痛悔的教理常識，原來是個個教友所不能不知道的。但是有些教友，因着自己的冷淡或懶惰，連下等痛悔也發得不妥當，以致雖然領聖事，也得不到罪的赦免。更多的教友，只想做個起碼教友，自以為發個下等痛悔，勉強不下地獄，儘够了，讓聖人們去愛天主，去發上等痛悔吧！這也是可惜的錯誤思想。

原來愛天主是教友的基本德行，是十誡的總綱領。保

祈禱宗意 習慣激發上等痛悔

祿宗徒說：「誰若不愛耶穌基多，就該受棄絕。」愛天主既然是我們的嚴重本分，既然該是我們一切行為的最高意向，那麼為什麼我們在悔罪的行爲內，不拿愛天主來做悔罪的意向呢？不錯，我不是聖人，我是罪人，我儘該拿地獄的刑罰來驚醒我自己。但是，我是教友，我是耶穌基多的肢體，——雖然或者是腐爛臭穢了，却還連在軀幹上，沒有被割掉，——我也該拿愛天主來勉勵我自己。何況我們知道：只怕天主的罰而悔恨自己的罪，如果沒有聖事來幫忙，是不蒙天主看顧的，是得不到罪的赦免的。只有愛天主而悔恨我的罪，可以使人立刻得到天主的憐愛，赦免一切罪過。誰能包得定自己不犯大罪？誰能包得定自己犯了大罪，可以領着聖事而死？那麼，我們為救靈的安全起見，也該發上等痛悔。

我們努力發上等痛悔，還怕愛慕天主的心不純全，不真切，我們的痛悔算不得是一上等。——但是我們可希聖仁慈的天主，垂憐我們的好心，因而賞賜我們發了一個妥當的下等痛悔。那費起碼教友，只想發一個起碼的「下等」的痛悔。他們自己這般自暴自棄，誰敢想天主肯賞賜他們發個妥當的下等痛悔，肯獎勵他們的冷淡懶惰呢？

上等痛悔，不但使我們妥當獲得罪惡的赦免，並且使我們獲得許多罪過的赦免，獲得豐盛的寵佑，為避免再犯。

因為誰對天主大量，天主也對他大量。誰對天主表示愛情，如好兒女般的認錯求恕；天主也對他表示愛情，如慈父般的洪施恩惠。至於小罪的痛悔，只靠畏怕之心，慣常不會是真切的。惟有熱愛天主之心，才能使我們痛恨小罪，真心定改。請看聖人們充滿愛德，所以對於一二件小過失，也要流淚痛哭。冷淡教友們，地獄的火已燒到腳跟了，却還是馬虎地發痛悔，不真心恨罪，也不堅心定改。所以我們總該提高志氣，努力激發上等痛悔，激發那「大悔罪經」或「聖路善工」中所指示的意念。

我們不幸犯了大罪，就該發上等痛悔。我們遭到了死的危險，更該發上等痛悔。但是要在心志昏亂的時候，在失足墮落的時候，發出上等痛悔，一定不是容易。所以我們該養成激發上等痛悔的好習慣。在告解前，在領聖體前，在謝聖體時，在早晚課中，在遭遇誘惑時，在受到聖寵光照感動時，我們要習慣激發上等痛悔。那麼我們不幸失足犯罪，或遭到死的危險，也可容易發出上等痛悔了。

為缺乏愛主之德的人，上等痛悔的確不是容易發的。那麼我們向吾主聖心求賜愛德吧！我們瞻仰聖心的深情大愛，因而懂悟天主的無窮的愛我之情，懂悟我犯罪辜恩負愛的凶惡，因而努力習慣激發上等痛悔吧！

十一月附意釋義

公教精神貫澈於公私生活

陳才君

信奉天主教，不只是在良心中相信，就够了；還該在日常生活顯出公教精神，在社會中建設公教風俗。

什麼是公教精神？公教精神就是信望愛三德的精神。我們只要把上海惠主教論復新教友生活的那封牧函，溫一溫，就清楚了。「我們要活潑潑地相信天主，天地萬物的真主宰，三位一體的天主，全能全知全善的天主。我們要接受天主的誠命。我們要活潑潑地相信吾主耶穌，降生成人的天主聖子，救贖人類的大恩主，上天下地的大君王。我們要隨從他的正道，服膺他的真理，與分他的性命。我們要敬順他的代表，羅馬教宗，和教宗遣派的司牧司鐸。我們要在教育婚姻勞工等問題上，服從教宗的指導。……望德精神，要我們剷除一切升天的阻障，要我們棄遠一切陷罪之端；因為罪惡使我們喪失聖寵，喪失天主嗣子的名義，喪失天國的嗣業。望德精神，要我們不貪世福。現代物質文明的進步，果然是可稱讚的，是該利用的，但決不是我們的最後宗向。我們不該把金錢、娛樂、虛榮，當做我們的真福，當做我們

的偶像。……誰要愛天主，便該喜歡奉行天主的聖意。所以我們要把天主十誡守得仔細。所以我們要棄絕一切邪妄之事，要熱心念早晚課，要勤謹守好瞻禮之日，要盡好各種本分，要消釋一切仇恨，要躲避一切不正經的思言行爲，要戒絕一切不公道的的事情，要戒絕一切哄人誇人的言語。『什麼是建設公教風俗？就是非但在教友的私人生活中要有公教精神，而且在教友的公共生活中也要有公教色彩。在傳教區域內，教友的信德淺薄，往往怕難爲情，不敢公然舉行公教的禮儀。教友的周圍都是外教人，所習見的，都是外教行爲，有時竟也昏迷糊塗，去信邪妄之說，做邪妄之事。這無非是因爲缺少公教風俗。所以我們要建設公教風俗，即使教友的數目很少，也要在四週充滿着異端煙霧的空氣中，放出公教風俗的清香之氣來。』

怎樣發揚公教精神？怎樣建設公教風俗？在私人生活中，我們該處處發顯自己是教友，不只是在聖堂裏是教友，而且在家裏，商店裏，工作場，遊息所，也是教友，私毫不敢放肆，不敢說一句無信德的話。相反，該處處擺出十足的教友精神來。我們該時時發顯自己是教友，不只在主日上，而且在平常日子，也該天天念早晚課，玫瑰經，和別的經文；不只在念經時候，而且在工作，遊息的時候，也該多多講論天主讚

新時宗憲 公教精神貫澈於公私生活

美天主。我們非但在自己身上實現教友生活，而且對於別人，也該發顯出自己是教友；對於兒女，要講解教理，教授經文，教訓他們熱心敬主，品行端方，送他們入公教學校讀書。對於家中上下，用善言善表，阻止壞表樣，倡導熱心善舉。對於教友，彼此相親相愛，在精神上，物質上，盡量相助。對於外教人，不怕宣傳吾主耶穌的福音，不是長篇大論，至少三言兩語，在晉接來往中，講起聖教道理來。至於在公共生活中，我們該提倡公教風俗，婚喪喜慶，戒除異端色彩，一切禮儀，務使含有公教意義，成爲公教化。我們也該設法使公共娛樂公教化，如公教播音，公教歌曲，戲劇，公教圖書館等。在社會上有聲望地位的教友，更該牢記提倡公教風俗，當然尤其他們的本身。

我們中國地方，教友太少，提倡公教風俗，發揚公教精神，真是不容易。我們在本月內要熱切祈求耶穌聖心，賞賜公教精神，貫澈於我國教友的公私生活，也賞賜我們自己竭力把公教精神貫澈在我們自己的公私生活中。

耶穌聖心，懇賜我等習慣激發上等痛悔！

求主俯聽我等！

耶穌聖心，懇賜公教精神貫澈於公私生活！

求主俯聽我等！

宗會紀律

加入公進

王昌社

一個有名有實的新禱宗會會友，在聖心的學校中，積年累月，學習了愛主愛人的功課，必定該充滿着神火，熱切願意，並且努力工作，使天主多得光榮，人靈多得神益；所以他完盡了新禱救靈的職務之外，必定還要遵聽聖教會的勸諭，按照自己的能力，做別項的傳教工作，做直接的傳教工作。（參看本報去年第二期三七頁）假使某個會友，自以為盡好了新禱宗會的職務，別的救靈工作，就都可以不做；這是很可惜的錯誤。聖若望宗徒說：「我們不要只在言語上，口舌上愛人，總要在行為上，事實上愛人。」所以誰若能够做直接的傳教工作而不肯做，這證明他並沒有得到新禱宗會的精神，並沒有得到真正的宗徒神火；他的新禱工作，也只是陣輕煙，決不會產生救靈的實效。

恐怕有些誠心誠意的會友要說：我不是不願意，實在是不會做傳教工作。我說：那麼，你該加入公教進行會。

有些會友要說：我很願做傳教工作，我曾試過好多次，但困難太多，總是失敗。我說：那麼，你該加入公教進行會。

再有些很少的會友要說：我傳教工作已做了好些；譬如給家中人講要理，給親戚鄰友說幾句熱心話，勸冷淡教友開四規等等。我說：那麼，你更該加入公教進行會。

原來公進會的組織，比較新禱宗會，要嚴密得多，完備得多。因為新禱宗會的性質，不過是為叫會友做好祈禱工作，這一項最簡便普遍的傳教工作。至於公進會的使命，是為叫教友們幫助神長，做聖教會所需要的一切傳教工作。所以公進會中，有嚴格選擇的會員，有精明幹練的人材，有監督指導的神長。如果你不會做傳教工作，那麼，你加入了公進會，受到特殊的訓練，跟着老資格的會員，學習了幾個月之後，你必定能够把你的滿腔神火表現在工作上了。

在現代的龐大複雜，惡勢力猖狂的社會裏，我們個人的傳教力量，真是脆弱得可憐。魔鬼的徒黨，知道團結組織的利益；所以團結組織了自己，來攻打聖教會。我們做教友的，倒可聽讓自己像一盤散沙的，任憑海浪打擊嗎？現代的幾位大教宗，積極提倡公進會，無非是要我們團結組織起來，同心協力，通力合作，用團體來支持份子，用許多人的智識技能，名譽物力，來補救一人的不足。那麼，你從前個人所

嘗試而失敗的，你在公進會內必定有成功的把握。

你在你的小小範圍中做了些傳教工作，這真是值得稱讚的，這也顯示你有傳教的才能。那麼，你加入了公進會，你可以盡量發揮天主所賞賜的優長。因為公進工作的範圍，可說是和聖教會工作的範圍，一樣廣大。一切發揚宗教禮儀，幫助教友熱心，宣揚基督福音，推進公教教育，傳佈公教思想，解救貧病痛苦，攻擊淫風惡俗，駁斥異端邪說，甚至興辦社會事業，建設公教文化，服務地方國家，保護聖教權利等等，公進會員，在神長領導下，都該努力去。神長們正期望你加入公進，做一名衝鋒份子，做一位傑出人才。這樣，比較你在小小範圍中的幾件傳教工作，必定要為天主更有光榮，為人靈更有利益，為你自己也更有功勞。

現代的幾位大教宗，認定公進會是現代教友團體活動中最重要的機構，並且是唯一的重要機構。聖教會中的一切善會，只該輔助公進會，不該和公進會競爭或衝突。公進會自身也該擴展範圍，包羅一總教友中的優秀份子；所以公進會有成人的男子部，婦女部，有男青年部，女青年部；並且事實上，童子聖體軍，也就是公進會的童子部。所以按照教宗的意旨，我們祈禱宗會會友，該加入公進會，幫助神長進行傳教工作。

民國廿四年九月，我國全國公進大會在上海舉行。祈禱宗會全國總秘書徐允希司鐸，提議：全國公進會員一致加入祈禱宗會，因為公進會的工作，需要祈禱做後盾，才能發生真正的救靈功效。從另一方面說來，祈禱宗會中有名有實的會友，也該一致加入公進會；因為充滿着救靈神火的會友，不能不把這神火實現在公進會的工作裏。我們可說：一總教友中的優秀份子，該一面加入祈禱宗會，為能在吾主聖心的學校中，培養真正的救靈神火；一面加入公進會，為能在神長的領導下，幹辦聖教會所急迫需要的傳教工作。

為此，如果本處已有公進會，那麼，祈禱宗會的會友，該不怕犧牲，踴躍加入；該在公進會內做點燃神火的火炬，做活躍工作的健將。如果本處公進會還未成立，那麼，宗會會友，就該利用宗會的組織，籌備設立公進會，並積極訓練會友，準備做公進會的工作。如果因着現今的特殊情形，公進會無法成立，甚至已成立的也無法維持，那麼，宗會會友更該在監理司鐸領導下，利用領班員的制度，實行傳教工作，為填補公進會的欠缺。

總之，一個有名有實的祈禱宗會會友，必定要做直接的傳教工作；並且如果可能的話，必定要加入公進會。

教友家庭

公教婦女的美德——樸素

張維屏

我們穿着衣服，是為遮蔽身體，保護健康，也是為表示穿衣者的地位，與人格性情。譬如我們逢到喜慶之日，便穿濃裝盛服；逢到悲傷之日，便穿素衣孝服。又譬如做武官的穿軍裝，做文官的着袍褂。可惜現代的人們，誤解自由平等，不但漫無禮制，并且不顧羞恥。而且勢利的社會，又是一祇重衣衫不重人！以致婦女方面，更見得光怪陸離。已結婚的裝飾如少女，年紀已大的未婚的女子，打扮得像新娘。更有些良家女子，甚至大家閨秀，竟然摹仿娼妓的裝飾，竟然打扮得和下流女子，一般無二。

在這奢華淫蕩的風俗中，公教婦女不可不謹慎穿着，不可不在衣服中顯出我們的美德。這美德就是樸素。

樸素兩字，並不指粗衣破服。樸素是中和之道，不求逾份的華麗，也不失自己的地位與人格。公教婦女要有此美德：一，須認識樸素的好處。二，須切實奉行服裝中的樸素。

她該知道：她在服裝中，不可苟且放縱，原是因為無所

不在的天，主常常鑒臨着。她因為她該像天神一般的形清神潔，也是因為她該給別人好的觀瞻，引人向善。她該記得：天主聖神居住在她心內。

她又該知道：為什麼她該戒避奢華的打扮。她戒避奢華，因為這是許多罪過的根苗。凡是厭舊喜新的心思，過度的焦慮，家庭中的嫉妬爭吵，在聖堂時的心煩意亂，都是從貪求奢華而生的。再者因為貪求奢華，平日浪費金錢，到了有事之時，便將無法應付。許多的金錢，白白消耗在奢華上，以致家庭的正常費用，子女的學費等等，反而感覺拮据；更沒有慷慨大量的心意與能力，為行善佈施了。何況因着奢華而傾家蕩產的，也不是少數呢？

奢華更能生出別的罪過。因為要奢華，以致言語不誠實，行為不光明，甚至欺人騙人，甚至偷竊財物。

在家庭內，丈夫看見妻子，把自己汗血換來的金錢，浪費浪用，心中自然難受；因而脾氣發作，和妻子爭噪，妻子也就哭泣叫苦。這是奢華使夫妻不睦。

貪求奢華的婦女，必定嫉妬心很重，因而隨口說人壞話，議論人，輕視人。但是人們也正在議論她，輕視她呀！她又喜歡跑這家，跑那家；她要注意別人，也要別人注意她。因此她對於家事感覺乏味，她不喜歡領聖事，她竟然不領聖事。

了。這是奢華使婦女遭到人們的厭惡，又遭到天主的厭惡。

「驕奢淫逸，」古人把這四個字連在一起，不是沒有緣故的。驕傲的人自然貪求奢華，裝飾得像花瓶一般，自然要引別人引自己，墮入邪淫的陷阱中。尋求淫樂的人，再能够奮鬥努力嗎？許多良家女子的墮落，實在是受了過份裝飾的害。

奢華有許多害處，也就顯出樸素有許多好處。

樸素使一個公教婦女，給別人立好表樣。樸素的婦女，受人敬重，一如奢華的婦女，受人輕視。你引人效法你的樸素，也就是帮助别人免犯了許多罪過。

樸素使一個家庭的經濟寬舒有餘，把浪費的金錢節省下來，就可儲蓄以應不時之需；爲做善舉，也可有力輸將。

樸素保護婦女的潔德，猶如一道堅固的圍牆，使敵人無從窺見牆內的珍寶，更無從偷竊攻打。

樸素免除婦女的許多麻煩，許多妄念，許多不需要的焦慮，許多家裏的口角。

從前日耳曼總皇瑪西米良二世的公主，進了聖女嘉辣會苦修。一天，她的兄弟亞爾培大公爵，見到自己的姊姊穿着千綴百補的破衣，不勝驚訝詫異。她就說道：「弟弟呀！我穿着這件破衣服，却比較任何國王國后穿着錦繡衣服，

還要稱心滿意。」

公教婦女不但該心中服膺樸素的好處，更該切實地在自己的服裝裏，修務樸素的美德。

她爲裝飾自己，總該存着正經的合理的宗旨，決不是爲求時髦漂亮，求庸妄者的稱讚，求邪僻者的追逐。

她在服裝中，仔細謹慎地遵守熾莊的規矩，符合高雅的典型，決不效學下流婦女的輕薄行爲。

她痛恨奢華的惡風，她決不尋求不自己身份的裝飾，超過自己家勢的排場。

她格外在聖堂中，要按照聖教會的願望，表示樸素端莊；不敢在至尊天主台前，誇耀自己，引人犯罪。

她要預先限定一年中在服裝方面費用若干金錢；限定之後，總不超過預算，祇有設法減省。

她常牢記教友該做哀矜的責任，所以不敢浪費金錢於服裝上；相反，她要努力節省靡費，爲能多做哀矜。

她總不願爲購買衣服及化妝品，在店家賒欠賬項。她有錢則買，無錢則決不買這種可省的東西。

她不願古怪，也不願尋求時髦；她只求衣着合乎自己的地位身份。

她也努力使別的婦女，效法她的樸素。

聖心良友

聖女則濟利亞

吾主聖心特寵的一羣

若望宗徒在默示錄上記載：只有童貞的人，能够在天堂上緊緊跟隨羔羊耶穌，唱那別的人所不能唱的歌曲。保祿宗徒寫說：出嫁的婦人，惦記着許多世俗的事情，只想討丈夫喜歡；守貞的女子，却能够惦記着天主的事情，想使自己的心身聖善，討天主喜歡。原來聖教中許多青年女子，並非出於無可奈何而不嫁，也不爲着世俗見識而住家，也不只外面裝點些守貞模樣，內心却貪戀着世福世樂；她們甘心情願，克己苦身，謹守三司五官，遠避邪風惡俗，淡泊飲食，舉動端莊，勤修德行，熱心祈禱，效法聖童貞瑪利亞的表樣，在上上度天神的生活，把自己的心身，整個地純潔地獻做天上君王的淨配。吾主聖心該多麼喜歡她們呢？如果她們在童貞的白玫瑰花冠上，又加上致命的紅玫瑰花冠，她們怎能不受到吾主聖心的特寵呢？

聖教會在起初的三個世紀中，遭到許多次大艱難，也就產生了許多童貞致命的聖女。她們中不少的出是名門望族，擁着龐大的財產，生着秀麗的姿色，并且圓滿美妙的婚姻，現現成地擺在眼前，世上的種種富貴尊榮，享福娛樂，都在她們手掌之中；她們却把這一切，這一般青年女子所痴心夢想而無法到手的一切，都爲天上淨配而拋棄。她們只拋棄世福世樂還不够，她們更甘心情願，爲能做基多的忠信純潔的淨配的緣故，受誣告，受侮辱，受鞭打，受輪刀的飛割，受烙鐵的燒炙，受種種不可言狀的酷刑，以至肉飛骨露，肢斷腸流，死於猛獸之口，死於刀劍之下，死於烈燄之中，溺死於河海，窒死於泥環；任何威嚇，任何利誘，任何凌辱，任何痛苦，都不能使她們捨棄天上淨配，轉向塵世人物。她們把自己的青春，把自己的熱血，把自己的性命，把自己的財產，完全爲基多而犧牲；她們高尚純潔的心地，她們白璧無瑕的軀體，都因着致命的慘痛而倍增輝耀。她們應該是吾主聖心所特寵的一羣。

這特寵羣中傑出的一個

這吾主聖心所特寵的一羣中，高貴豪邁的則濟利亞，實在是傑出的一個。普世的信友，也特殊地恭敬她。

則濟利亞是古羅馬的頭號貴族，幾乎和羅馬城有同樣悠久的歷史。在羅馬王朝時代，在共和時代，出過許多有名的物。到了公元第二世紀的羅馬帝國時代，這樣的貴族，真是寥若晨星了。

則濟利亞的父母，大約是信奉聖教的，所以則濟利亞從小就得到良好的教友教育。那時候，雖然國法上有禁止信奉基多的條文，但是沒有什麼大艱難，皇室和貴族中也很有奉教的人。

則濟利亞很喜歡閱看福音經，甚至把它時常放在胸前。她年紀輕輕，就發了守貞的聖願；她在華麗的衣服下，穿着苦衣；她克治肉身，爲能保存貞潔。但是則濟利亞的父母，不知道她的志願，把她許配了一個青年，和則濟利亞同樣地位的瓦肋利族的外教青年瓦肋利盎。

結婚的日期臨到了，則濟利亞不搖動主意，也不慌亂着急。她知道瓦肋利盎不是個輕薄少年，她很有意趁這機會勸他奉教。天主聖神這樣默感她的心，她自己也不停地懇切祈禱。大約是公元一七七年的冬季，在這富家巨室的婚筵上，各種樂器交響着，各個歌喉吟唱着，爲慶祝這對新婚夫婦；高貴豪邁的則濟利亞，默默地在心中詠讚天上的淨配，祈求他保護自己心身的純潔。人們都離散了，在新婚

的洞房裏，則濟利亞不畏羞，不躊躇，嚴肅地坦白地，向瓦肋利盎說明：自己早已發願守貞做耶穌基多的淨配。瓦肋利盎竟然聽了則濟利亞的話，去見烏爾朋主教，學習聖教要理，領了聖洗，和則濟利亞兄妹相待；又勸化了自己的弟弟。

仇教的亞爾馬基正做着羅馬城的官府，他殺死了教友，又禁止人去埋葬。瓦肋利盎弟兄倆，不管惡官的亂命，把致命者的屍身埋葬在自己的園地內。惡官就此判他們斬首致命。惡官又覬覦着則濟利和瓦肋利兩家的財產，因此也把則濟利亞捉拿審問。豈知則濟利亞早已按照福音經的聖訓，把財產變賣哀矜窮人；又把祖宗遺下的邸第，讓給於一位奉教的元老院議員，叫他準備改做聖堂。則濟利亞在惡官前，保持她高貴豪邁的態度，明認自己是基多信徒。

那卑賤出身的惡官，雖然又氣又怒，却願忌着則濟利族的名望，又怕惹起羣衆的公憤，究竟不敢把作治奴隸的刑罰來處置則濟利亞。古羅馬的富貴人家，有設備奢侈的浴室，室內有白石砌成的浴池，池下裝有爐灶；奴隸們在地上下生火燒水，好使主人在池內洗浴。惡官因此想出一件合乎則濟利亞身份的死刑。他叫人把則濟利亞安放在自己邸第的浴室內，關閉得密不通風，然後把爐灶火燒特燒，使池內的水，沸沸騰騰的蒸發起來，好讓水蒸汽把則濟利亞

窒塞而死。豈知經過一天又一夜，則濟利亞在濃霧般的熱汽中，依舊平安地祈禱天主，絲毫不受損傷，連汗珠都沒有。惡官只得命武士來殺死她。那惡狠狠的蠻子，到了聖女跟前，也不禁心酥手軟，連斬三刀，還沒有把熾妍的頸項斬斷。羅馬法律，斬刑是禁止斬第四刀的。蠻子走了。則濟利亞在這樣痛苦的狀態中，活了三天之久。教友們，格外窮人們，爭先恐後地來探望她，服侍她。大約是一七八年的九月十六日，則濟利亞平安逝世，年紀還沒有十八歲。

羅馬城教友素來恭敬聖女則濟利亞。則濟利亞的墓莊，成了教宗的墳地。則濟利亞的邸第，成了聖女則濟利亞聖堂。第九世紀時，聖女的遺體，並未朽壞的遺體，從地窟中移到這座聖堂，直到如今，敬供在那裏。

聖女則濟利亞又成了普世公教音樂家的主保。她在天堂上，佑助一般奏樂者，詠唱者，讚美天主，讚美她的淨配耶穌基督。

給予我們的教訓

則濟利亞和諸位童貞致命的聖女們，真該是吾主聖心所特寵的一羣。但是我們在主台前，可是怎樣的一羣呢？吾主從祭台上注視着跪在祭台前的我們，不錯，我們

是信仰他，恭敬他的人。我們是來到聖堂內朝拜他，祈求他的人。我們不是如同那輩不認識他，甚至咒罵他的唯物無神者。我們不是如同那輩身負大罪，懶惰進堂的冷淡教友，糊塗教友。但是我們靈魂的狀況，該使我們多麼慚愧呀！我們沒有潔白的玉藪花，沒有紅艷的玫瑰花，為裝飾我們的靈魂。相反，我們充滿着私慾偏情的騷擾，負帶着層層罪過的玷污。我們容縱我們的肉身，即使不讓它陷於污穢不堪的罪坑內，我們總不肯約束它，克治它，更不知道勉強它為愛慕天主的緣故而忍苦受痛。我們的心絃在祭台前所奏的曲調，也無非是些，自私自利的叫化調，為嗟歎我們的些須不幸，訴說我們的愁苦酸辛，怪怨天主不肯多賞世福；那裏有純潔的愛主之情，有不畏苦難的氣概，有為愛主而犧牲私己的志願！吾主聖心固然是仁慈憐憫，不拒絕罪人，不嫌我們的卑污的。但是，我們瞻仰着那一羣純潔勇毅的童貞致命聖女，真該多麼羞愧？我們自己更該多麼發奮勉勵，按照本地位的可能，修務潔德，勇敢克己，為稍稍中樂吾主聖心呢？

高貴豪邁的則濟利亞，更給予我們中的青年男女，一種高貴豪邁的教訓。那唯物的，無神的，冷淡放肆，荒唐墮落的青年男女，我們不必去管。但是，即使在比較總算熱心的

青年男女中，大概只是懷着本性的，自私的，卑鄙的，溷濁的志趣。他們或她們，雖然沒有則濟利亞的煊赫的家勢，雄厚的財產，飄逸的天才，活潑的性情，秀麗的姿色，健美的體格；却整天整夜地憐惜自己，矜誇自己，痴心妄想在這涕泣之谷，度黃金生活，獲得美妙的婚姻，盡量享受人間的快樂。他們或她們，來到基多台前祈禱，只求些自私自利的世福；總不想怎樣可以中樂吾主聖心。童貞致命者天上淨配，見到現代的這樣青年男女，應有什麼感想呢？你們比較總算熱心的青年男女呀！你們看看聖女則濟利亞的表樣，提高你們的心神，努力也做高貴豪邁的一個吧！即使你們沒有守貞的可能，沒有致命的福份，你們也總該擺除卑下自私的觀念，存想福音的寶訓，按照自己的地位，修務潔德，勇敢克己，為中樂吾主聖心。你們再看看在這淫穢污濁的外教社會裏，在這罪惡淵藪的大城市裏，許多名為信仰基多的青年男女，竟然也給邪魔拴住了鼻子，拉向地獄路上，狂奔亂竄。這是為吾主聖心多麼傷痛的事！你們切勿效法這種壞表樣。你們提高心神，效法聖女則濟利亞吧！在這粗劣的，淫穢的，地獄的音樂歌曲，放肆奔騰的時代，你們用你們的心絃，奏出純潔勇毅的天上妙曲，為中樂天上君王的聖心吧！

傳記

威廉陶賢神父底從軍生活（續）

張冬青譯

耶布爾城之役

這裏是陶賢神父最後的幾頁日記了。

「八月五日——整天所忙的是聽神工與送聖體。許多人乘此機會改過了，為我果是一件極大快慰的事；可是在這快慰之中，隱着一點憂愁，因為這為許多人是臨終聖事吧！

「可憐的弟兄們，有許多已長眠沙場了。我為他們親手掘過幾個小小的墓穴。我愛他們一如我的孩子。他們是剛強的，大胆的。他們威武地站在崗位上，等候死的光臨。在遙遠的家鄉，他們的慈母望眼欲穿地等着兒子的回來。可是他們在世上是不會再見的了。

「活着的弟兄們，仍是一行行的排列着開赴前線。我給他們念了總赦罪經之後，也背着行李前進。

「我們是開往火線的人，却背着一袋沉重的行李，與三天的糧食，乾牛肉，硬餅干，茶葉，糖，燒水用的固體酒精，二

瓶水。二架防毒面具，也是不可少的東西。我應該背着做彌撒用的祭箱。天氣炎熱，道路上又都是炮彈洞，上上下下，背着的東西，似乎更累人了。

「穿過耶布爾城時，有一位軍官拉住我說：『你是公教司鐸嗎？我要告解。』我們就退往路邊去。他同天主講和後，歡欣然走了，我的心也快慰不少。這樣的事已不止一次。我是怎樣感激上主付于司鐸的大權啊。」

「我們走到了上星期來過的戰場上。一連五日的雨水，把道路改換了面目。」

「當紛紛上前之時，前哨忽然放了兩顆紅色號彈，與兩顆綠色號彈。果然敵人的五十尊大炮，頓時隆隆不絕地打來了，想阻止我方的增援部隊。我們即速向前，要趕到暗壕裏。可是沒法子穿過火網。炮彈像雨點似的密密送來，彈片更是南北橫飛，叫你不得站在平地上。舊有的炮彈洞已注滿了雨水，又不得躲進去。」

「上主終究沒有忘記我。我滾進了一個乾燥的新彈穴裏。我們幾個人就躺在裏面。敵方的炮彈，從我們上面掠過，落在後面。我們正處在火網中心。這未免是件担心事，但我想一切都在天主的安排之中，我的心也就平靜了。」

「黑夜裏摸到了司令部，那是德軍遺留下來的——

鋼骨水泥做的堡壘。敵軍的大炮，整夜不絕的準着我們打來。有廿餘顆炮彈，就在我們的近邊爆發，幾乎把我們的骨頭也震碎。有幾顆已打到我們的壁上與頂上。還有一顆就落在門口外，砰的一聲，我們都不由的向上一跳。還好，那個甬道是曲折的，否則……」

「八月六日——早上，隊長與軍官們，叫我躲着不去。可是職任所在，我同醫生倆上了救護站。誰知道因此救得了我的性命。當晚有一顆炮彈，落在暗壕門口的彈藥箱上，為了一場巨禍，炸死了十五位軍官，和近邊的許多兵士。當我目睹他們一個個送入傷兵醫院時，我有怎樣的感想呢？現在我還得為天主効勞，豈是一件偶然的事。幾天來，時時遭着極嚴重的危機，我却一一逃過了。可是對於天主，我沒有盡好感謝的本分。」

「所說的救護站，你想是一間清潔的病房嗎？不，那是一個帳棚，或是一個炮彈洞。傷兵們在這裏草地紮了綑帶，就送交後方醫院。救護站的旁邊，是我們的暗室，其實應該稱為狗洞；門口很小，不能走，只能爬進去；裏面也只是很小的一間坐時不得挺身，立是根本不可能，最好還是躺着；頂上時有一點點的水滾下來，地上又有追隨不離的小東西——虱。暗室裏只有三隻床位，可是床上客常有六七位。」

「沒有傷兵的時候，我便拿了一柄鏟，巡視戰場，埋葬已死的諸位弟兄。爲了地勢關係，一星期來雙方只作炮戰。戰事的激烈，遠非洛城與索美河兩役可比。某次，在一分鐘內，有六十顆大炮彈經過我們的頂上。習慣成自然，我們的神經都有點麻木了。」

「今天一連四小時，在火線上找尋弟兄們的屍體。一打多的炮彈在我身邊爆發。當然我的心未免忐忑不安，但我始終依靠天主。」

「八月七日——我的臨時聖堂，給九英寸半的炮彈打壞了。天又下着大雨，我就無法舉行聖祭。」

「將近半夜，離開我的暗壕約一公里半，着了一顆硫磺彈。許多人受重傷。天很暗，但我一得了這惡訊，連忙帶了防毒面具趕去。敵軍正在放毒氣炮。半路上逢着二位垂死的弟兄，我給他們念了赦罪經。然後趕到那邊，看見他們已都不像人了，只是血和破碎的皮肉，還噓噓地呼着最後一口氣。有一位青年兵士，臥在地上，面部和手部都是綠色的硫磺火焰；在烏黑的夜間，更顯得可怕。這是德國新毒氣的第一個犧牲者，也是此次大戰中最可憐的一幕。他當時還認出我是司鐸，我在一塊比較完整的皮肉上，給他行了終傅聖事，又設法給他喝了些水，然後再去找別的受傷者。」

「回到救護站，找尋抬架兵時，敵人的炮火追蹤而來。離我約二十公尺的路上，有兩位弟兄受了重傷，我便去給他們念赦罪經，擦聖油。在火光中，我認出其中一位乃是我的勤務兵。可憐，他是一位何等馴良熱誠的孩子啊！」

「這次敵人放了許多種的毒氣。還好，我的新防毒面具也特別靈巧，所以我沒有中毒。」

「八月八日——我找到了一個比較適宜的地方，從此又可舉行彌撒聖祭了。」

「日落西山之後，我去給一位軍官和幾位弟兄埋葬。白天你休想趕這項工作。敵人的眼光真尖銳！半路上有二位墨黑的弟兄，從地洞裏鑽出來，同我握手，求告解過後又鑽進去繼續工作。我給他們說：『當心！不要活埋在裏面。』其中一個回答說：『放心吧！我已妥當告解了。』另一個也說：『我也不怕，我現在的快樂，勝于坐龍椅了。』可憐的我，倒沒有他們一樣的快樂。」

「八月十日——這真是一個恐怖的早晨。我們損失慘重，死傷纍纍。某個兵士臨終時，顯出了英雄氣概。他的兩條腿都給炮彈炸去了，可是他怨不尤地對我說：『請神父感謝天主吧！我總算是盡職到底了。』終傅後，他又說：『我現在平安了！』神父，望天主降福你！』經驗告訴我：終

傅聖事，往往減輕病人痛苦不少。

「在另一個角落裏，又是很悲慘的一幕。某個兵士面部給彈片炸碎了，一隻眼睛突在外面，呼叫着：『神父來了嗎？』謝天主，我得救了！……我握住了他鮮血淋漓的手。在他面孔上，竟沒一處可以擦聖油。這時我想起了在比辣多衙門裏『請視斯人』的一幕！」

「下午回來時，爲了避免炮彈，我躲到某位年輕軍官的暗室裏。經過了二小時的交談，我知道他是教友，都柏林人，前月才結婚。萍水相逢，是偶然的嗎？或是天主叫我給他預備死的光臨。因爲我才離開他時，一顆鐵珠把他送進了另一個世界裏。上主的措置是值得稱揚的。」

「晚上，我們的司令部和救護站，遷入了一座堅固的水門汀防禦室裏。可是不久又成爲敵軍炮手的目標，連續不斷的送禮物來。一分鐘內竟有五十顆炮彈！弄得我們實在沒法休息睡覺。加大雨傾盆，兩條腿日夜浸在水裏。饒倖我們的酒精燈還吐着一條微弱的火舌，溫着一壺茶水。」

「八月十一日——鄰近我們的一個暗室裏，有三個兵士被炮彈打成了肉醬。我決定在那裏爲他們舉行一台聖祭。可是，方才搭好祭台，即有兩顆炸彈在我們的頂上爆發。不妥當，我想不做彌撒了；但終于我勝利了。靠着諸位

聖靈魂的帮助，我完成了一台聖祭。

「早餐後，我畏縮地出去埋葬屍首。正當經過一個顯露的地點時，忽然聽到嘶的一聲，不好了！一顆炮彈正對着我來了。這時我立刻本能地伏在地上，只覺得有一樣東西掠過我的頭髮，落在腳邊，刮刺刺地震破我的耳膜，又像有一柄大鏈子打在我的頭上。我昏過去了，耳朵裏只是刮刺刺，刮刺刺。幾分鐘後，略有一些知覺。我也不知道究竟來過幾顆炮彈，也不知道手和腳是否還在我的身上；只覺得烟霧迷漫。我也不知怎樣，竟會昏昏蒙蒙的跑回自己的暗室裏。我的腦海裏只有一個回答：這炮彈是天主允許了的，他要叫我認識他的保護之恩。」

「第二天早上四點半，我們得以後退了。我同最末一排士卒一起走，怕有傷兵落伍在後面。一路上滿是泥漿破鐵絲網。但我們該快步行走，因爲敵人正在窺伺我們。待我們走上大路時，炮彈竟像雪珠似的打來了。天色已明，躲避的地方也沒有。前後左右，都是彈雨紛紛。有一顆落進了我們的隊伍裏，五位弟兄受了些傷。在這裏，天主的仁慈，又顯示了他始終護守着我們。因爲除了五人之外，我們都平安地達到了目的地。敵人的炮手，雖然精明，但終敵不過天主的安排。」

（未完）

傳教生活

F城的施診所

多 默

施診所工作，不但是間接的傳教工作，——發揚基督的仁愛精神，獲得地方人民的同情，激發受診者向慕真教的心，——并且往往可以乘着施診的機會，給嬰孩付洗，給成人講道。這樣，一般國籍修女，施展她們醫病的技能，對於傳教工作，間接地，直接地，有極大的貢獻。施診生活也就成了她們的傳教生活。讀者們可同我來到F城參觀一下那裏的施診所吧！

一扇面西的大門上，釘着一張鉛皮告白：

天主堂施診所。

施診時間：每日上午八時至十一時。

停診時間：每日下午及主日全天。

入門便是一條三四丈進深的夾街，盡頭靠右手轉灣，便是已往曹府的穿堂。東西兩壁掛着幾張聖像，沿牆脚釘着兩條闊板機；這就是病人掛號的候診所。前面一道柵欄，是維持秩序的屏障。原來我們的施診所，不過是小小

的一間廂房，簡陋得很。新近雖已開了一尺見方的天窗，又開了一扇橫闊的腰窗；但對於光線的分佈，還是不濟於事。為此，實際上，我們的施診所，就在柵欄內廊檐下；一條長機，一只凳子，一架茶几，便是這診所的全部設備。

我們這施診所的特點，不在設備的完美，而在病人的擁擠。先前太平的時光，真是川流不息。去年實行施診的約摸八個月內，統計掛號四千兩百多次。例外的施診，尚不在此數。平均每日可得二十名。來求治的病人，遠近都有。遠的來自百數十里之外，來回竟須五六天工夫。有叫船來的，有坐小車來的，有抬來的，抱來的，跌來的，有自己走來的，也有慢慢爬來的。F城的施診所，在方百餘里內，真是只此一家，並無分出。因此四時各式病症，應有盡有。

到了候診所，須先掛號。以前掛號費是銅元兩枚。自銅元絕跡後，改用錢鈔四毛。掛號後，依次就診。施診的主要人物，是兩位獻堂會先生，一正一副。

最普遍而又最便於療治的，是一般的黑熱病，俗稱痞塊。久瘡之後，腹內生硬塊，面黃肌瘦，不治必死。只須你有一支二三千元的新霜帶來，陸續給你注射，你的黑熱病就會好的很快。如果你買不起或覓不到新霜，那末，奎寧也有相當的效驗，不過時間較長些。診斷黑熱病，必須施行驗血。在

這樣簡陋的施診所內，當然談不到什麼顯微鏡。但是獻堂會先生們的驗血，倒有別的妙法。

這妙法是人人能辦到，人人能做到的。不信，你可以當場試試。一隻中號白玻璃的空藥水針泡，洗淨後，注入一些蒸溜水。你在要驗血人的耳朵頭上，用縫衣針一戳，掛下來一兩滴鮮血，滴入玻璃泡內；用消毒棉花把口塞好，畧畧震盪，便會發出種種現象。健全的血，混在水裏，是鮮紅透明的。含病的血，就混濁不清，顏色也不鮮明；且在兩三分鐘之內，更會發生菌化，有的是一絲一絲的線狀菌，有的是一團一團的球狀菌，有的是飄浮的，有的是沉澱的；種種狀態，在精明而富於經驗的人的眼裏，就能叫你辨別病症。於是對症下藥，十九得愈。（記者全本門外，恕不濫述，誤人性命。）

治痞塊原是呆板的，並無什麼訣巧，不足為奇。此地非老先生不可的，是治蠱脹。記者第一次參觀診所，走盡巷底，轉灣便見一個大腹便便的蠱病人，坐在一張團箕裏。要是他那一副愁眉蹙額臉，換上一張眉開眼笑的嬉開木魚嘴，那真是一個活彌陀了。可是病人除了那特大的肚子外，只見是面黃肌瘦，腿部足部浮腫得可憐。治蠱是老先生得心應手之術；此次又有人來參觀，她很覺高興。「你這病，病的不輕呀！為什麼不早一些來呢？不過聲明在前：治得好的是

病，治不好的就是天主的命。」「是呀！先生，救救我的命吧！」老先生就在那蠱腹上，咚咚的彈了幾下，更用手指壓了幾處，找着了可以下針的要害，叫人把病人扶住，就用一頭尖的針管插進去。隨即一注清水直射出來，涓涓細流，竟有一小時左右的長久。放出的水有五六鉢，合十餘公升。水放盡之後，老先生給他幾種藥丸，從此可以斷根。治蠱之難不在放水，而在能阻止不再復發。一般水蠱病人不遠百數十里而來，不惜盤費，全在乎老先生的這最後一些訣巧。

在老先生的頭髮團上，一天到晚，總插着一只縫衣針。這一只小小的針，在她手裏，便有意想不到的效用。什麼骨節酸痛啦，風痺啦，癱瘓啦，一切無名腫毒啦；只須她戳幾針，竟能不藥而愈。老先生真像神醫華陀一般，針灸不過幾處，病就隨手而愈。

一個單身漢，他的膝髁頭不知怎的，愈長愈大，腫痛難堪，一些兒也不能動彈。家裏既沒人照顧，屢次幾萌短見。老先生得知了，便親為施診，在那葫蘆大的膝蓋後腳灣裏，連戳幾針，淌了好些血，此後又繼續放血；從此腫也逐漸退了，步履也逐漸靈活了。只是病腿尚不能自由彎曲，仍須隨時繼續放血。因此那個單漢身，就住在天主堂裏做傭人。

另一個是五六歲的小孩，長的雪白滾壯，可惜生了一

種古怪的狗頭風，頭頸癱瘓的朝背部昂起，不但不能轉動，而且連飲食也竟無法下咽，勢必活活的餓死。老先生就在小孩的耳朵根下，先戳幾針，過後肢肢節節，一一放血。小孩掙扎不停，哭不成聲，只有鼻腔嗚嗚而鳴。老先生一邊放血，一邊說：「好了，好了！噢，嗚哇來！」可是抱着他的母親，每見先生一針下去，鮮血直流，咬緊牙關疼的喊：「呀，疼！」更顧不到自己身上小孩的尿溺了。可是小孩的頭，來一次好一次，最後不必再來了。

最有趣的，老先生的針，居然思及雞犬。一只母雞，已經立不起來了。老先生偶而給他腿上戳幾針，不過試試看。那曉得：過一天，竟能一步一蹣，現在已是三天兩日生蛋了。還有一隻小白狗，也是戳針醫好的。這狗是人家在危牆殘壁之中拾來的，搖頭擺尾，好玩極了，當場就成了小孩們的好友。頸裏繫着一只小鈴，一天到晚，你抱抱，我拍拍，撫撫摸摸。三天之後，好端端的不吃不飲，爬在地上，只是嗚嗚的叫。人們說是翻骨病。兩天之後，奄奄待斃。老先生說：「我來醫。」就把小狗按住，在他腳趾裏，連戳幾針，擠出了少許血。這樣連試三天，小狗竟然好了。現在已知道汪汪而叫，真是一名忠信的守衛。

老先生的本領，大有來者不拒之勢，一次，老先生遣人

傳教生帶 王域的施診所

來邀我去看開刀拿子彈。到了診所，我看見好好的一个老鄉。我問他子彈在那裏，他把袴脚捲起，在左腳膝髁頭的上面裏邊，一個入口處，已結成疤，子彈就停在左腿的外邊，已有一年多了。我看無拿去的必要，勸他不必多費周折。可是他定要開刀，說是行走不便，妨碍田作。老先生也躍躍欲試，一顯身手，說：「不碍事，這裏都是肌肉。」於是那老鄉就在長凳上坐定，在那隆起的一塊肌肉兩端，打了兩支麻醉針。那個伴他來的同鄉，靠在牆上，病人靠在那人的胸上。那後邊的人緊緊的把病人的頭抱住，十隻手指更把病人的雙眼遮得絲毫不漏光，嘴裏還叮囑他不要動，不要看。老先生的副手把一只腰子式的磁盆盛着，老先生右手一把利刃，左手的大姆指和食指夾着那隆起的僵塊。大家寂靜無聲。老先生迎刃而解，一刀兩刀，撲落，烏黑的一顆子彈，跳在磁盆裏。那個抱頭的朋友，應聲放手。那病人馬上把那子彈拾起，拿在手裏，哈哈大笑，隨口還說了幾句粗陋的話。此後的手續，是創口消毒，藥水布，橡皮膠，叫他明日再來換藥。他就搭在那同鄉的肩上，一拐一拐的走去了。

以上是記者目觀的情形。此外古怪的事，真是述不勝述。例如某次一個送病人來的人，在額上長着一團不痛不癢烏紅的肉瘤。老先生慈心大動，很願意給他割去。那塊怪

怕人的東西，可是那人不敢接受老先生的盛意。老先生向記者述她的經驗，說：「往先也是這樣的一個人，竟然完全治愈，手續也並不怎麼難，只在肉瘤的凹下齊根處，用刀一圈割過來，整個肉瘤自己脫落，狀如瓜熟蒂落，裏面還是好好的精肉，而且也能生長新皮。」

可是這施診所恩澤，不只限於肉體的救濟。那直接升天堂的嬰孩靈魂不計外，也有幾個意外的獲得。一個聾啞泥水匠，病重要死的時候，託人請老先生去給他付洗。老先生的特徵：第一，是獻堂會先生身上，掛着一枚聖母獻堂聖牌。第二，老先生還是三寸金蓮時代的人。那啞子打了兩個手勢，一是胸前懸掛聖牌的模樣，一是用大姆指和食指表示小腳的意思。如此一做，合城就沒有第二個這樣的人了。老先生到了，病人作手勢請求領洗。先生勸他痛悔，他就懇懇切切捶胸悔罪。領洗後不久，就安然去世升天。他一個聾啞的，怎能得到了救靈的恩寵？這是天主上智的奇妙措置，也是獻堂會修女們施診的成績。

編者按：F城的天主堂最近全部被佔，司鐸與獻堂會修女俱被逐出門外，施診所亦不復存在。希望讀者多為F城教務代禱，吾主聖心。

劇本

楊廷筠保護傳教士 (續)

第二幕 楊府邀請傳教士 周心怡

那時候鍾鳴仁修士，在楊公家中度他衰老殘廢的歲月。郭居靜神父，大約也在那裏休養。南京教難的風聲，傳到杭州。楊公特地做了一篇辯護的文章，並且寫信邀請西洋教士再到杭州來避難。歷史告訴我們，楊公因夫人不能生育，娶了一妾，生了兩位公子；後來領洗進教之前，楊公不得不忍痛和妾分離。我們設想那已出的妾的弟弟，即兩位公子的母舅，竟然來驅逐神父。因此郭神父鍾修士正想離去楊府。忽然史神父艾神父來到，四人進退狼狽之際，恰巧楊公回府，竭力留住神父。劇中插入的杭州教諭張慶，原來也是一位好教友；為免除枯寂起見，我們把他弄得滑稽了些。

時間 一六二一年十月中旬

地點 杭州楊府書房

人物 楊廷筠 六十五歲

加祿 廷筠長子 廿八歲

若望 廷筠次子 廿五歲

張廣 杭州教諭 五十歲左右

凌某 廷筠妾弟 四十六歲

郭居靜神父 六十二歲

鍾鳴仁修士 六十歲

史惟貞神父 四十九歲

艾儒略神父 四十歲

開幕時 加祿查看賬簿，若望伏案抄寫。

加 弟弟，今年冬季，施放寒衣，我們必須預先計算計算，免得如同去年一樣，臨時生了許多枝節。

若 依我看來，寧可預備得多一些，去年只打算有三百多窮人需要寒衣；後來分發寒衣的時候，竟然有了三百五十多名。今年時勢艱難，我們至少要預備四百副寒衣。

加 是的，至少該預備四百副寒衣。想來父親大人看天主面上，必定不吝惜多費幾十兩銀子的。

若 哥哥，父親所組織的「仁會」裏的米，已經捐得了多少石呢？够今冬的施米施粥嗎？

加 查賬簿，父親大人已經認捐一百石，李世叔三十石，王舉人三十石，戴員外五十石，再有……就是沒有錢的張教諭老師，也認了二石。總共計算起來，有三百多石。一定不會

缺少什麼了。

鍾鳴仁修士跛足扶杖入

加 鍾修士好。

若 鍾修士請坐，請坐。

鍾 坐下兩位世兄不必客氣。近來忙得怎樣？

加 不忙，不忙。

若 修士有什麼指教的話？

鍾 今年冬季，尊大人要施發的寒衣，預備的怎樣了？

加 預備的不少了。只怕還不够呢！

若 預備四百副寒衣。

鍾 噫，幸而有楊御史這樣好的人，聯合了杭州教友，組織

「仁會」，施衣施食。非然者，今年冬季，不知道又要有多

少人凍死餓死。楊大人真是窮苦人的救星！

若 家父自從聽到了吾主的聖訓，對於窮苦人，格外關心。

加 這也是因着你修士和神父們的開導。

鍾 不敢當，不敢當！我為尊大人毫無用處。我只是靠着尊

大人的福，能够安度殘年，等候主命。

若 修士真是謙遜。像修士這樣的人，年紀老了，理上應該

休息休息了。何況修士在五年之前，受過致命的痛苦呢。

鍾 這不算什麼。請世兄不再提起。只盼望天主保護這嫩

弱的中華聖教，勿讓它再遭艱難。

加 修士，你不知道近日南京來的消息嗎？沈耀這壞東西，

上次在南京毒刑拷打王豐肅謝務祿兩位司鐸，和許多教友，甚至把你修士的腿也夾壞了。他還不心滿意足。這一次，他的門生徐如珂余懋孳，竟然誣告天主教與白蓮教名異實同。厲害的教難，已經在南京發動了。三十多名教友捉去受刑坐監了。難道修士不知道嗎？

鍾 怎麼不知道。尊大人昨天已向郭神父說過了。所以我祈求天主，保護這嫩弱的中華聖教，勿讓它再遭到嚴重的打擊。

若 請修士格外為家嚴祈求天主。

鍾 一定的。上次南京教難，得以早早平息，尊大人與徐李兩位先生，實在有大功勞。他們三位著書立說，駁斥謬言。……不知尊大人近來著了什麼大文章，為辯明天主教，實在與白蓮邪教，絕對不同？

若 修士，父親近來做了一篇，「鴉鷲不並鳴說」，正在叫我抄寫。待抄寫了幾份，我就送一份給修士看。投書給鍾

鍾 好極了，好極了。鴉是惡鳥，是指白蓮教。鷲是祥鳥，是指天主教。鴉鷲不並鳴，是說白蓮邪教，和天主教，斷乎不能同流合污。

若 正是！正是！

鍾 楊御史已經著的一代疑篇，「一代疑續篇」，「聖水紀言」，「一天釋明辨」等書，給天主教做了很有力的宣傳。現今這篇「鴉鷲不並鳴說」，一定又是為天主愈大的光榮了。公子抄好之後，我一定要仔細誦讀。還書。若 請修士也為我們的母親祈求天主，她近來有些小恙。鍾 一定的，一定的。盼望天主賞賜她早早痊愈，并且早早進教。

加 多謝！多謝！

鍾 再會了，兩位世兄！

加 再會，再會。盼望修士多多光臨指教。

鍾 不敢，不敢。

加 祿若望 重新工作

楊廷筠 入

加 起立父親大人。

楊 若望，抄了幾多了？

若 快要好了。正在抄末一段了。

加 祿 送椅子 楊 坐下 加若 立在兩旁

若 父親大人，這次南京教難怎麼樣了？看來有什麼危險？楊 南京的徐如珂余懋孳幾個小人，要逢迎沈耀，所以上

奏章誣告天主教。這次教難，比上次更加危險。一方面，朝廷裏沈澹有權有勢。另一方面，這道奏章上，竟然誣告天主教就是白蓮教。這不是小事呀！現在奏章還沒有批准，南京教友已經捉去好多了。

若 父親，南京的神父有沒有捉去？

楊 幸而神父在揚州，看教友非然者，也逃不脫的。

加 南京捉教友，我們杭州的情形將來怎樣？

楊 我們不能知道。杭州省城裏，別的官員都很正直。只有那知府是個陰險小人，我們不可不提防。到底你們不要怕，只該全心依靠天主。若望我這鴉鴉不並鳴說，你要多抄幾份。我再拿去出錢叫人抄，叫人分送給杭州各官府。加祿，你替我寫幾封信，寄給江蘇安徽兩省的西洋教士，說現今形勢嚴重，請他們到杭州我家裏來避難。

加 好好，父親，我就寫信。

楊 我要出去走一回，到我存老兄那裏去商量商量。

若 父親就要回來嗎？

楊 就要回來的。退出

若 哥哥，時勢這樣危險，神父來的時候，恐怕要生什麼不測。信上最好加一句，進杭州城的時候，要特別留心。

加 不錯。父親方才說過，杭州知府是個陰險小人，說不定

他要起惡意。

張廣入

若 向加教諭老師來了。我們可以問問他有什麼消息。

加 若向張教諭老師，外面有什麼消息？

張 坐沒有什麼消息呀！

若 父親對於這番南京教難，有些不放心。老師看來怎樣？

張 何必發急呢？徐光啟的一道奏本，把五年前的教難平息了。只要文章做得好，什麼異端邪說，都可以駁倒。

加 老師恐怕你還沒有知道這次奏章的厲害。沈澹的黨羽，竟然誣告天主教就是白蓮教。

張 真的嗎？沈澹那個壞東西，竟然誣告天主教就是白蓮教！那是不可不快快辯明的。非然者，即使為天主教致命，人家說起來，還是說信從邪教，意圖謀反而死的，豈不是冤枉嗎？御史大人，在家裏嗎？他總該設法設法呀！

加 家嚴方才出去，就要回來的。

若 老師，家嚴寫了一篇保教的文章，請你看看，好不好？

張 好好。接過紙張，一鴉鴉不並鳴說：「是的，天主教與白蓮邪教是不可合在一起講的。」

或問近世邪惡盛行，明坐左道惑衆，王法所必誅也。乃有舉西國天主教與之同類而非，然乎，否乎。居士

曰，否，大謬不然。凡事涉疑似，可就其疑似處議之。若白之與黑，火之與冰，晝之與夜，判然爲二，愚夫愚婦，不能惑之。今無爲白蓮邪教，亂道也，每事與天學相反，正可參伍比擬。第畧舉之，其較然不同者有四，所可察知其異者有三。邪教引人爲惡，西教只引人向善，一不同也。邪教事不傍理，西教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二不同也。邪教夜聚曉散，藏匿其秘，西教徧於通都大邑，卜宅，無人不可見，三不同也。

張 這真是一篇好文章！這篇東西，該寄給沈滄讀一遍，看他再敢謬告天主教嗎？

加 老師，家嚴命我寫幾封信，給各地的神父，邀他們到這裏來。請老師潤飾潤飾。

張 這種信寫不得，寫不得。現在時候，怎可以邀神父到這裏來！至少再待一下，等到楊御史這篇大文章寄出去了，發生了效驗，再說吧！向門探望，怎麼若望，你們的舅父來了。

若 舅父來了。

加 真的，舅父來了。

三人立起，凌入瓜皮小帽，手拿烏籠，一副下流氣派。

加 舅父好？

凌 好好，向張夫子好？

張 好好，凌世兄，向加祿加祿呀！你們同令舅父談談吧！我去了，向凌凌世兄，少陪，少陪。

凌 慢去，慢去。

若 舅父坐坐，接過烏籠。

凌 御史大人，在家嗎？

加 方才出去，不久就要回來的。

凌 你們的母親毛病怎樣了？醫生請過沒有？

加 昨天請過了。醫生說：受了些寒氣，就會好的。

凌 咳，誰說受了些寒氣？這毛病是氣出來的呀！心裏的氣，脈息上按得出的嗎？

若 舅父坐坐，吃杯茶。

凌 坐下，你們的父親聽了西洋人的話，竟然硬着心腸，把你們的母親遺棄在一邊，讓她獨個人生在東城興福巷裏，

只有一個使女陪着。你們想想，她能不氣出病來呢？

若 舅父，母親近來也在學習道理，預備明年春天領洗進

教，同我們一樣。她似乎很快活，不像有什麼氣。

加 只是着些風寒罷。昨天我去看母親，她自己也這樣說。

凌 哼，你們都和御史一般，被西洋人迷住了！我們中

國自古以來，從沒有這樣古怪的事。西洋人真古怪，竟然

不容許堂堂的御史大人留一個女眷在身邊……害得我自己也和你們的父親疏遠了；手頭拮据的時候，不便向他借錢了……可惡的西洋人，拆散人家的好姻緣，真是罪過罪過！立起，走到桌邊，看台上的信。這是什麼信？

加 父親叫我寫信，請神父們到這裏來避難。

凌 噫，噫！

若 舅父，南京官員上了奏章，謾告天主教就是白蓮教，要捉神父教友。

凌 好呀！盼望南京官府把西洋人捉個乾淨，出出我的氣。

……但是，爲什麼御史大人，仍舊要收留西洋教士？爲什麼你們要信從你們的母親的仇人？何況你們知道，朝廷懲辦白蓮教，怎樣厲害嗎？天主教就是白蓮教。怎麼你們的父親，竟然糊塗到這般地步，還要叫西洋人來？

若 舅父，請你說話輕些。郭神父進來了。

郭神父及鍾修士入。

加若 神父，好，好，舅退在一邊。

郭 兩位世兄，好，好。向凌先生近來好？

凌不答。五人果着靜默一分鐘。

凌向郭道：你們住在這裏，倒很安樂呀！你們在御史面前離間我姊妹，害得她現在生病……

廣 本 楊廷筠保護傳教士

若 請舅父不必講這種話。母親的病，和神父沒有關係。

凌 怎麼和他們沒有關係？我姊姊住在楊家二三十年，安

安逸。嘿，他們一來，就拆散人家好姻緣。這口氣怎能耐

得住？何況我姊姊現在生病！

加 舅父，不要講了。我們和舅父一同去看母親吧！

凌 我要替我的姊姊出出氣……向郭道：你們這輩西洋

教士，你們這輩白蓮教匪，害了我姊姊不該，還竟然不要險的居住在這裏，要害楊御史的一家人，要害我的外甥！你們這種恩將仇報的東西，你們這種不知羞恥的東西，真是白蓮教匪還不如！你們如果還有些良心的話，快快給我滾出去！快快給我滾出去！……

若 向舅我們去去去！去去去！

加 換舅去去去！去去去！ 三人出

郭 鍾修士，依我看來，時勢實在太壞了，留在楊家也不能

長久了。我們還是到別處去吧！

鍾 神父說的不錯。加祿的舅父這般凶橫，我們留在這裏，

要使楊御史做難人。我們還是到別處去吧！

郭 修士年紀老了，脚也不便行走，身體有病。何況修士是

中國人。修士自己還是留在這裏吧！我這次出去，非但極有危險，而且也沒有一定的住處，只是東飄西走吧！

二七九

鍾 神父們在外邊冒着大危險，我一個人却安住在這裏，

我心裏怎能平安呢？驚啊！史神父，艾神父來了。

郭 驚怎麼他們還要到這裏來？兩位神父你們現在怎麼會到這裏來？

兩位神父 驚呆狀

鍾 兩位神父到這裏，想在楊御史府上住嗎？

艾 現在風聲緊急，我們在外邊實在沒有住處，所以才逃

到杭州來，想在楊御史家裏尋個藏身之處。

郭 呀！神父，我自己也不能留在這裏了。

史 楊御史也竟然不願意收留我們嗎？向艾早知道如此，

何必到這裏來，還是到南京去坐監牢吧！

鍾 退至堂隅，勉強跪下，捧手祈求。啊！天主，求你可憐神父們，

我情願奉獻我的性命，為神父們的平安，為楊御史的平

安，為中華聖教會的平安。

郭 方才加祿的舅父，說了許多不中聽的話，而且現在時

勢十分凶險，所以我自己也不能再住在這裏了。

艾 這樣看來，我們還是去吧！同史背行囊作出走狀。

郭 楊大人來了。

楊 入

艾 御史大人，久違，久違！

楊 呀！好呀！史神父，艾神父來了。兩位神父路上辛苦了，現

在休息休息吧！神父放下背囊。

艾 楊大人，不敢當，不敢當。我們就動身到別處去。

楊 不可，不可。我正要寫信請神父來，現在神父來了，怎可

以去呢？

郭 御史大人，我們實在不能再留在府上了。教難現在已

十分緊急了。我們不敢留在府上，累及大恩人。

楊 郭神父萬萬不能夠動身。史神父，艾神父住在這裏，萬

萬不要到別處去。風波雖然厲害，神父們勿想我楊某的

信德有些搖動。不恰正因為風波厲害，我楊某準備着犧

牲一切，負起教友的責任，保護傳教士。

郭 遲疑狀。御史大人的一片至誠，我們萬分信任，萬分感激。

只怕貴親中有不明白道理的，我們不便帶累他們。

楊 沉思了一會。啊！天主，可憐我罪人，沒有德行，還不能完全感

化我的家人，我的親戚朋友。向神父諸位神父，請放

心住在這裏。如果我的家人，我的親戚朋友，竟敢做魔鬼

的奸細，阻擋神父們住在這裏，我要實行聖經的教訓，不

把他們認做家人，認做親戚朋友。向天好天主，求你

賞賜我盡好這保護傳教士的責任吧！

——幕下——

（全劇未完）

說林

碧娜女士（續） 張帆行

——西班牙最近教難史中的一頁——

十二 捉強盜

正是夜間九點鐘的時候，主教路暗淡的燈光下，有四個漢子拉着雜亂的脚步，一面前行，一面鬼頭鬼腦地向四下裏張望。爲首的是巴納伯。其餘三人，一是碼頭頭的挑夫，一是火車站的火夫，一是運木炭的驢夫；這便是他們三位的尊榮的履歷。

四個禱星光臨到了十二號人家的門前。巴納伯按了按鈴。那可憐的路濟亞，不得不抑住滿懷的恐懼，抖抖擻擻地開開了門。

「你們幾位是誰呀？」

「你不用管家裏的人都在上面嗎？」

「都在上面。」

「一共幾個人？」

說林 碧娜女士

「三個人，老爺，還有兩位小姐。」

「怎麼只有三人？那個小夥子呢？」

「那是小舅舅愛多亞。他出門去了。」

「出門去了！今夜回來不？」

「今夜回不來，至早也得明天。」

巴納伯這纔放了心，轉身向一個人說：

「伯多劫，你守門把風，以防萬一。我們便上去搜查。」樓上客廳的門開了。慘黯的燈光照在祖孫三人慘黯

的面上，益發顯得萬分的淒楚。

巴納伯不用禮貌的話，其實他也不知何謂禮貌，「劈頭一句便是：『你們是抱主義的嗎？』」

「抱什麼主義？」大小姐瑪大肋納這樣回答。

「唯一的主義，是自由平等。其餘的都該打倒。」

巴納伯將鬍子一翹，嘴一撮，「勃」的一聲，在乾乾淨淨的地毯上，吐了一泡濃痰。

「請你看看：我們豈不是和你們一樣地安分守己嗎？」

瑪大肋納的聲音裏有些發抖。

「那誰知道一定……哈哈！你們這裏倒真有點貴族

氣派。不平等極了！快拿出錢來！」

二小姐胆子最小，連忙開了衣櫥，拿出一疊鈔票，放在

桌子上，畏怯地說：「就是這些錢。你們要，便拿去罷！」

巴納伯歡喜得手也發抖，丟下手鎗，用粗黑的指頭，把那質地輕而價值重的鈔票，急忙請到腰包裏去。他還心不滿足，自己在衣櫥裏，亂七八糟地翻上弄下。忽然發現了一隻體面的匣子：「這裏面是什麼？」

「裏面是食具，有幾個銀勺子。」

「只要是銀的，就該利用它去打叛軍！還有家主人，往那裏去了？」

「我父親名儒墨，被捉到監獄裏去了。」

「好，你們現在都站在牆邊上，讓我裝子彈。」

外面看來，他是要鎗殺無辜。誰知道他却別有用心。婢女路濟亞只當是真的，跪下來央求道：「先生，饒她們的命罷。我情願把我所有的八十塊錢作為贖金。」

「你把那錢在五分鐘內放在這桌子上，或許有救。」

「那麼，請等一下，我立刻就來。」她匆匆地走出去了。

瑪大肋納呆立在牆邊，眼睛向着對面牆頭書架旁的帷幕，注視了一下，好像在期待着什麼意外的救援。

巴納伯丟下手鎗，換了一臉的笑容，走近瑪大肋納身

邊說：「小姐，我看你手上戴着一個不要緊的東西。」

「這是我的婚約戒指。」

巴納伯假意要去摘那戒指，却輕巧地想挽住她的手臂。瑪大肋納把他往後一推，漲紅着面孔說：

「這可不行，我的身體由我作主！」

「你的身體是屬於政府的。所以我高興的話，連你的五臟六腑都由我搜查！」

「巴納伯，外面像是有人來了。」一個乖覺的同伴說。果然，那時門外起了一陣雜亂的脚步聲。巴納伯回頭去，叫他的同伴出去探看探看。不提防背後的瑪大肋納手起一巴掌，打在他臉上，只打得眼睛出火，鼻孔流血。

瑪大肋納聲色俱厲地向巴納伯說：「錢財等物，你可以隨便拿去，不過我人品的清白，誰也不能玷污！」

「你喊叫罷，喊人來救你！」

巴納伯惱羞成怒，抽出腰中小刀，舉起來正要向她心口刺去。只聽得「撲通」一聲，從帷幕裏跳出一個人來。他就是瑪大肋納的未婚夫愛多亞，手鎗瞄準着巴納伯，叫道：「舉起手來！我在此等候好久，你這獸性的強盜！」

巴納伯猝不及防，腰刀已墮落在地。愛多亞乘勢把他捺倒，網起手足，又把手巾堵住他的嘴，免得他叫喊辱罵。

那時門開處，進來了三個戴面幕的人。他們都拿着手鎗。瑪大肋納一見那為首的人，不覺驚叫道：

「呀！這就是給我們報信的那位恩人！」

顧厄良摘下面幕來說：「不錯，就是我。」

原來顧厄良和儒畧等一行三人，離了河內白船，把車子開回黨部，交代清楚。那時已是九點鐘，就急急準備手鎗面幕等物，趕往儒畧的家裏。走到門口，正聽見巴納伯在樓上呼么喝六。顧厄良猜準了有把風的，所以故意「彭彭！」地敲門，拔直着腔子說：「快叫巴納伯來，不得了呀！」

那個把風的馱子伯多切，果然開了一扇門，想問問有什麼事。顧厄良縱身跳上前去，捏住了他的喉嚨，立刻解下自己腰裏的皮帶，將他四脚朝天，網了個結實。

立在樓梯頂上的火夫，聽見樓底下有動靜，也下來看看究竟。當他走到樓梯末級時，已經有兩支手鎗瞄準着他。那是儒畧和他的朋友準備好了的。所以火夫是從容就縛。

伴着巴納伯行劫的驢夫，聽見下面有腳步聲，說是外面有人來了；又奉巴納伯的命，下去探看探看。那知顧厄良早已躲在暗處，乘他下樓梯不提防的時候，從後面死力一推；那驢夫一個倒栽葱，摔在樓底下。儒畧和他朋友趕上前去，也把他細了起來。

現在顧厄良等三人，伺伏在客廳門外，想一湧近前擒獲那盜魁。想不到愛多亞却用埋伏的計策，而出奇制勝。

顧厄良接着向瑪大肋納說：「請寬恕我來得太晚使，你們飽受虛驚。但這都該歸罪於這位。」

他說時，手指着自己後邊戴面幕的那人。那人走上前來，把面幕摘下。大家定睛一看，「哎呀，正是她們的親愛的父親。儒畧也不知怎麼是好，拍拍這個，摸摸那個，都流着歡喜之淚。最後的那位面幕客，經儒畧的介紹，名浮士德，是當地的實業家，是和他共患難的忠信朋友。

儒畧擺脫了四隻可愛的手，去慰問他的老父親。最後，他向大家說：「孩子們，我們現在三十六策，走爲上策。快些收拾起細軟物件，我們就動身逃難去吧！」

留在巴納伯衣袋裏未滿一刻鐘的鈔票、銀勺、與金戒指……等物，又被原主收回。不一會兒，樣樣東西已準備好了，全家下樓。路濟亞提着小燈，也是非常高興。因爲她辛辛苦苦積蓄的八十塊錢，總算沒有飛去。

家裏的自備汽車，因爲藏在妥密的地方，沒有被暴黨搶去；雖然生滿了鏽，却還可以使用。全家上車以後，愛多亞充司機，顧厄良作嚮導，一直駛往碼頭。那時夜色已深，一路上並沒有人出來盤問。

顧厄良發出了同樣的信號，河內白船上又放來了一隻小艇。愛多亞下車，開了後面的車門，讓家人下車；在他們

萬分駭異的情緒中，和他們每人握手告別。

「愛：愛多亞，你：你留在這裏，不：不和我一：一同去嗎？」瑪大肋納淒楚地問，聲音裏帶着嗚咽。

「唉！我本來是捨不得離開你的。但我又不得不作這個犧牲，爲給這劇巨痛深的馬拉加，減少一分的苦痛。去罷！我的瑪大肋納，等到了蓋博將軍作了這城的主人，我要用這輛車子，從直布羅陀，載你回來。」

「男兒志在四方，莫效兒女情長！」愛多亞抑住了心頭酸痛，跳上車子，開動馬達，逕自去了。

這裏顧厄良用手挽住呆呆停立的瑪大肋納，牽着她和衆人，一同上了小艇，渡往河內白船上。

餐室裏聚滿了人，一見這新到的一家逃難的，都起立表示歡迎。胡琪生強邀顧厄良喝了幾杯香檳酒。然後顧厄良與碧娜起立告辭，因爲他們的任務，還未完全成功。衆人送他倆上了小艇，霎時便回到了碼頭上。看着河內白張起一葉白帆，解纜啟行，安然駛出了海口。

碧娜女士，因爲上午犧牲了許多血液，這時疲乏至極，幾乎不能支持，所以她回去休息去了。顧厄良勞碌了一整天，照理也該好好地睡一覺，但他還有一個大難題沒有解決，便是怎樣發落那四個強盜。

他回到儒畧家裏，見愛多亞正悶坐在客廳裏抽煙，四個強盜却堆在樓下的角落裏，蜷縮一團，好像關在籠裏的刺蝟。他開口說：「愛多亞，我們怎樣處置這四個強盜呢？」

「依我的蠻性，向大海裏一拋，就是了！」

「這未免有傷道德，愛多亞，你能等我二刻鐘嗎？」

「可便宜了這四個敗類，好罷，我等你二刻鐘；若過二刻鐘不來，你往大海裏去撈他們。」

顧厄良便急急地趕往司法院裏去了。

司法長在燈光下非常的高興，因爲他正在給一位富商簽一張通行證，代價是一萬二千五百元。心裏一高興，脾氣當然也比較溫和些。那時傳達員忽然走進來說：「稟長官，外面有個名叫顧厄良的兵士，說有要事求見。」

「喚他進來！」

顧厄良進去之後，也不用什麼客套，簡直地就說：「長官，你以爲我黨的主義，與搶劫，有分別沒有？」

「哈！那是有天壤之別。否則人家豈不要說我們都是強盜嗎？」司法長翹起兩撮黃鬍子，露出一排有缺陷的牙齒，笑迷迷地看着那張字跡還沒有乾的通行證，這樣說。

「我原來也知道長官有這種正直的見解，所以纔敢前來請求解決一件事。比如一位我們同黨的弟兄，假借搜

查的名義，而搶劫民家，那便應該怎樣處分他？」

「那是強盜，是敗壞黨風的強盜，應該關在頭號監獄裏。」司法長見顧厄良奉承他為人正直，所以益發要顯露他的英明果斷。

「那好！今夜正有四個弟兄幹那勾當，被我捉住了。我想請長官簽一張逮捕證給我，好送他們入頭號監獄。」

司法長話已出口，無法挽回，就用那賺了一萬二千五百元的鋼筆，給他簽了一張逮捕證。

顧厄良道謝而出，直奔儒畧家中。愛多亞剛抽完第六支香煙，二人一同把四個強盜裝上汽車。於是那四位夫子（販夫，火夫，挑夫，驢夫）被送進頭號監獄，嘗那鐵窗風味。

歸途中，顧厄良記起了還有一件事沒有辦，於是把車子駛往巴斯德路，果然發見在一條胡同裏，有兩位司鐸的屍身，被拋棄在那裏。顧厄良和儒畧用着極大的誠敬，把兩位公教烈士的遺骸，搬上汽車，運回儒畧家中，在後花園裏乘夜掘一個大坑，恭恭敬敬地把他們掩埋了。

好，顧厄良現在也真該休息休息了！

（未完）

公教益聞

○ 傳信部秘書長 戰禍打擊着教傳區，宛似颶風襲擊
○ 剛總主教本屆 着花園花殘葉落，被風所蝕，強大的
○ 傳教節呼籲 樹木，也要幹倒枝折。但是風雲過去，

陽光煦煦，一切仍要返青向榮，花開滿樹。傳教區像古老的橡樹，耐過大風霜，再疏一疏枝幹。此間羅馬傳信聖部，不時聽到傳教士們的呻吟；其中有的以不能工作為苦，有的在被集中，有的忍饑受凍，但從沒有一句氣餒的話說出。他們的呼聲常常表示信仰，熱望與摯愛，同時也在感謝着普世公教信友；在這悽慘環境中，信友的愛德與關心，實超出死亡仇恨以上。「真光照耀於黑暗中。」在如此濃厚的黑暗中，天主和聖神的真光始終在照耀着，抑且此光永不熄滅。在福音的前哨，往年常有逝世的傳教士，本年也有新的無罪犧牲者；和他們去作伴。這次流血致命的領袖是兩位可敬主教。一枚炸彈落在一座修女院中，只這一下造成了十五個犧牲者，但是那生幸存者，無論受傷與否，並沒有放棄她們的慈善工作。她們的總會會長曾向傳信聖部報告這不幸的死訊，但是並沒有氣餒的話，却充分表現着高深的信德。她說：「這是極大的痛苦，無限的損失；然而好天主肯接受

這全燔之祭，深望能早日實現他的仁慈與和平！我們有感於心，不能不向這流血的犧牲者，謹致敬意。至論其他的一些傳教司鐸、修女，或被帶到遠方，隔絕了他們的教衆，或被集中。這些人也頗值得我們的同情與欽佩。一位主教給我們寫信說：「這是一個不流血的致命，這次致命是白色的，然而却長久，深刻而慘酷；我們要時常惦念着被遺棄的信友。」另一位主教自集中區寫信說：「我人盡力利用我們的時間去祈禱讀書。只有天主知道我們的前途，但是我們却依靠他的聖寵，盡力去充實它。我們在過去所遇到的些許不幸，我們都甘心領受而奉獻給天主。不時的我們引用大聖哥隆班的名言自勵說：『我們屬於基多，已不再屬於自己。』」所幸傳教士在各地，已都成立修道院，而在許多地方，本籍司鐸已能代替被集中的傳教士，看視各會口。各地修道院幾乎都很興盛，雖然受到了空前的犧牲。歷代教宗和傳信聖部，從不曾停止呼籲本籍神職班的培植。在今日的戰爭中，我人益見教宗的這些訓諭是怎樣的正確。一位安南主教寫信說：「目下的患難似乎引領了許多人皈依基多，而我們的熱誠也倍增了。修道院的修生不會減少，反更加增多，使我必須向聖伯鐸善會請求救濟，為償還不得已的債務。求你向諸施惠者轉達我們最親切的謝

意。總之，此困苦的時期，促進了我們精神的進步；因為它舉揚我們的靈魂，歸向天主，而在德學兩途，促成我們齊全的造詣。這樣，我們自信還對得起我們的施恩人。他們不忘我們，甚至他們自己或許也被捲在戰爭的慘痛中。我們聯聯合他們的痛苦，且不停的為生者死者代禱。盼望天主對一切因愛天主而扶助我們的人，賜以健康和平幸福。」這是一幅遼遠傳教區的景像，雖然飽嘗痛苦，却有的是公教的勇氣和希望。與這景像對照着的另一幅圖畫，就是公教世界裏的傳教精神。近三年來，宗座傳教事業的捐款時有增加，特別是傳信善會。本年將舉行第十七屆傳教節日。可愛神昆，因你們愛德的輔助，使得我們在這可想像的困難中，仍能向全部傳教區，或幾乎全部的傳教區寄送補助金。各傳教修會為培植未來的聖召，幾乎到處都填滿了學生和志願者。一位新傳教會的會長寫信給我們說：「雖然我們的遠方傳教士在被集中，不能工作，但在我們的修道院中，却有許多青年在受訓，一旦和平恢復，立即赴遼遠的地方宣傳基多的神國。」另一位傳教修會會長寫信說：「際此困難之秋，我們的修道院却順利進行。困難當然不少，然而天主會照顧一切。」在公教世界中，傳教精神的發揚光大，完全仰賴各教區主教，傳教聯合善會的會員司鐸，以及

傳信伯鐸二善會會員等的熱心。對這些人，我謹以至誠，敬致傳信聖部的謝忱，並代表一衆傳教士，表示謝意。聖父教宗，對神職班傳教聯合善會會員，再度施以種種特恩，並一再聲明他是怎樣的關心這善會。它已傳佈到很遠的地方，且充分表現其組織的堅強和傳教士的熱心。最後，我們聯合公教最高領袖，庇護十二世，合力工作，共同祈禱，俾得實現教宗的偉大希望。他說：我們希望各個民族的正直分子，他們原是堅定的和平者，特別希望因基多聖名而團結的人衆，都要寓最大的希望於祈禱中，絕不猶豫的把他們的熱情與善意，去作最大的努力，以便自仇恨的毀滅中，開闢新的世界的前途；在這新的世界中，各國因戰爭而負的瘡傷都已痊愈，彼此兄弟相親，共同聯合起來，奔向幸福的前途邁進。（龍光）

獻縣主教之司牧公函

河北獻縣教區趙振聲主教，本年七月末發表司牧公函一通，致其所屬信友。公函動機，係因主教出巡各會口後，見各地困苦狀況，極爲痛心，故發司牧公函以慰藉之。公函內容共分三段，第一段說明人類患難之由來，蓋誠如經文有云：「因我有罪，降此災難，以懲于違聖命」也。患難既由我罪所招，我人只有忍苦補贖，以贖往愆。因是第二段，

主教示以當如何忍受苦難。趙主教稱：受苦難人共分三等，其一爲地獄惡人，身受永苦，毫無希望。其二爲無信仰之人，彼等在苦患中，除痛哭傷嘆外，毫無慰藉。最後則爲煉獄靈魂及熱心教友。然煉獄靈魂只能爲本身以往罪過補贖，並不能立功勞。熱心教友之苦患，則除補贖已罪外，尙能藉以立功。是故甘心忍苦，實升天堂之階梯也。公函末段，示人如何回頭改過。原天主降災，既因人罪；改過遷善，實求福免禍之上策。吾人得罪天主，每因財帛之故，故尤須在財帛上回頭改過。方法最好向天主許願：如天主賞賜透雨，得獲豐年，則願將收穫之什一，或二十分之一，奉獻天主，作傳教，修道院，仁慈堂等經費。蓋如此一本萬利，實較款收無穫者，強勝百倍，深望信友好自爲之云。（龍光）

安慶主教發表司牧公函

本年六月廿九日，安徽安慶教區梅耿光主教頒發司牧公函，對所屬信友講論「愛慕聖教會」之意義。據梅主教稱：當此災難嚴重時期，愛慕慈母聖教會，實信友之大安慰。愛慕聖教會之善法，當然以守好十誡爲最要。聖教會爲補助信友易於守好十誡，特立定聖教四規。於是主教對聖教四規分別解釋，而尤對聖教第四規，解釋尤詳。首將本教區傳教士人數，及所主持之慈善事業，作一報告。繼則

略述合肥會口信友捐助傳教之善表。最後對善守聖教第四規之方法，略作規定，將全年各大瞻禮日，特定為某項傳教事業之捐款日；如年中四大瞻禮，可為本教區捐款，新年可為本區修院捐款，耶穌君王瞻禮可為宗座傳信善會捐款，聖伯多祿聖保祿瞻禮，可為伯鐸善會捐款等。各教區倘能依此仿行，則不獨信友得善盡其傳教職責，即宗座傳教事業善會之進行，亦可得無偏廢矣。（龍光）

○上海天主教中等以上學校秋季開學消息

據上海天主教黃鐘播音社九月十九日廣播云：今秋上海天主教中等以上學校開學情狀，較以前更見進展。耶穌會司鐸主辦之震旦大學，大學部工、醫、法，三學院學生六三五名，內女生七五名，附屬高中部學生二八五名，初中部學生六九〇名；又女子文理學院女生二五〇名，護士班一二〇名，共計一九八〇名。徐匯中學，耶穌會國籍司鐸主辦，學生九〇八名。金科中學，亦耶穌會主辦，學生三〇六名。聖方濟學校，主母會修士主辦，學生八五三名。中法學校，主母會修士管理，學生一二七三名。仿德女子中學，獻堂會修女主辦，學生三四〇名。曉明女子中學，拯亡會修女主辦，學生五八七名。徐匯女中，拯亡會修女主辦，專收教內女生，學生三一三名。啟明女校，拯亡會修女主辦，專收教外女生，

學生二五〇名。共計大學一所，中學八所。此外小學甚多，不及計數。上海天主教各學校，教育認真，管理嚴密，歷史悠久，設備完善，故一般教外家庭，亦爭先恐後，遣送子弟入學，惜各學校以班級有限，未能儘量收納為憾云。

○北京公教新增三女校

本年北京公教會有三座女學校成立，其一為盛新女子中學，乃聖母小

昆仲會士所主持之盛新中學之女子部。盛新男中之令譽，久已著名燕都。除聖母會士人才毅力之效果外，會士並特歸功於耶穌聖心之保佑。該女中由西班牙籍耶穌孝女會修女主持，在北京之西北城，校址寬敞，設備完善。本年暫收初高中各一年級生，總計新生人數五十五名。內有永年教區國籍修女二名，亦加入上課；此外另有該區修女二名，則在該處習醫藥。按耶穌孝女會之來京，目的在為客籍公教修女教授華語，並對國籍修女授以種種專門學識，如醫藥、音樂、美術等，以造就有技能之傳教人材。教授修女均係得有證書之專門家，故其成績當必可觀。公教第二女中之設立，即競存中學女校，設於東城方濟各修女會，即由該修女主持，本年招收初中一年級，計新生二十名。此外在北京西堂附近，新設有若瑟女子小學，由光華女中之若瑟會國籍修女主持，包括初高級小學全部各年級，學生計一百五十名云。（龍光）

望主賜之永安 ● 近 亡 錄 ● 而以永光照之

上海董家渡	崑山安亭	浦東湯家巷	馬橋頤橋會	金山沈家港	東林浜	宋家庫	青浦珠街閣會	楊字圩會	亭林十三保	南阮會	北阮會	顧家會	招賢浜	金門樓	洋涇會	丹陽陵口	江陰周莊	無錫三里橋	徐州蕭縣馬井	河北南宮										
朱施廷	張欽明	周慧娟	馬胡氏	陸天貞	張成氏	張小氏	張補全	沈真福	單福弟	馬保慶	徐項氏	王義宮	凌阿五	陳林氏	黃友根	沈孫氏	陸孫氏	陸王氏	阮黃氏	顧孫氏	吳孫氏	楊銀品	高平安	高顧氏	錢照海	李增祺	周奕氏	黃廣元	賈印軒	
達尼亞	瑪利亞	若亞利	加利亞	福利亞	瑪利亞	瑪利亞	瑪利亞	伯多祿	瑪寶	瑪寶	瑪寶	若斯亞	奧斯亞	亞加亞	瑪弟亞	瑪弟亞	瑪弟亞	瑪弟亞	瑪弟亞	瑪弟亞	亞納亞	若瑟亞	若瑟亞	若瑟亞	瑪利亞	西爾各	伯爾各	瑪利亞	斐理伯	達尼老

答問

問 何以每見世上惡人長壽，善人反而夭折？

答 生死之權操於上主，非人之淺悟所能妄測。茲惟畧除數種解釋於下：（甲）或謂此種觀察實保錯誤。一清心寡慾，明哲保身，為善原是長壽之道。逞情縱慾，暴戾恣睢，自賊其身，復遭人恨，為惡原是天折之門。祇因善人寡而惡人衆，善人祇百，得長壽者，亦祇見數十；惡人盈萬，其倖能老而不死者，自當不止數十。若各以比例計之，豈真善人夭折而惡人長壽哉？二善人仁心義胆，社會中不嫌其多，一朝夭折，頓使人悼惜無已。惡人橫凶霸道，賊害社羣，其死也使人稱快，其生也使人畏懼。又何怪世之祇見惡人長壽，善人夭折，而不察善人長壽惡人夭折乎？（乙）或謂世上雖非惡人，個個長壽，善人個個夭折，然事實上惡人多長壽，善人多夭折。一處此強吞弱肉之世界，大胆作惡，成爲飽食煖衣之捷徑，循規蹈矩者，在生存競爭中，勢必遭受淘汰。此言雖屬過激，但確能解釋幾分事實。二善人夭折，時或天主願彼早離苦世，早享榮福。惡人長壽，時或彼生平不無小善，故至公至義之天主，以些微世福報彼小善，然後以地獄永苦懲彼大惡，庶或善無不賞，惡無不懲。然則善人之夭折，正可慶幸，而惡人之長壽，大堪驚懼也。總之，我輩基多信徒，應具超性識，見斷不可見惡人長壽而歎羨，見善人夭折而怠於爲善。

謝恩

凡欲謝恩須載明省縣及本人姓名，又請司鐸簽押或蓋圖章。

上海 ● 小兒孝若於三年前患慢性盲腸炎，今歲又患淋巴腺結核，腫脹百方醫治無效，經求耶穌聖心及大聖若瑟後，用手術都平安全愈。

上海虹口聖心堂陳慎德敬謝本堂賈神父，小女日多達去夏忽患熱症，醫藥無效，因求朋伯依聖母煉靈及大聖若瑟，舉行九日敬禮，果熱退而愈。長女瑪利亞亦患寒熱，加以牙腫，既不可拔，又不行，後再行九日敬禮，病果亦愈。

上海徐家匯馮加，大利納本堂徐神父，

聖心報啟事

本報竭誠願懇財力寬裕之讀者，抒發其光榮吾主聖心，愛護公教刊物之熱忱，慷慨捐助。本報為仰答諸君嘉貺，每月首瞻禮六日，謹當在徐滙大堂聖心台，由主任司鐸或別位司鐸，恭獻彌撒聖祭，虔求吾主聖心，洪施神形恩寵，於慷慨捐助之諸君。捐款可寫明「捐助聖心報」字樣，託任何司鐸轉交本報。

捐助本報誌謝

上海徐家滙伯鐸氏 五百元
 宜興漕橋徐乙黎先生 一百元
 江陰陸家橋季惠君女士 一百元
 上海虹口陳慎德先生 五十元
 浦東湯家巷某信友 十元
 無錫隱名氏 三十元

聖心報第五十八卷發行預告

本報民國三十三年份之第五十八卷，仍按照本年份第五十七卷辦法：每月一冊，每冊三十二頁，惟六七月與八九月各合出一冊，全年共計十冊。價格俟下期核定宣布。

由各傳教區賬房轉劃報資之定戶，倘若無意繼續定閱，務須及早來函聲明停閱。如果於本年十一月三十日以前，本報猶未接得停閱函件，即認為繼續定閱。

聖心報

第五十七卷 第十一期

民國三十二年十月十五日 出版

上海區主教惠 准

編輯兼發行 聖心報館

印刷兼代發 上海徐家滙
 土山灣印書館

Ad Carissimos Lectores
 qui per "Procuram" pretium
 subnotationis solvunt.

Anno proximo 1944, Nuntius noster
 edetur sicut hoc anno: decies in anno,
 cum 32 paginis. Pretium subnotationis
 multum augeri necesse erit: id statuatur
 mense sequente.

Qui subnotare nolit Nuntium anni
 proximi, cito citius nos certiores faciat;
 si, die 30 mensis Novembris, ab aliquo
 notitia subnotationis delendae ad nos
 nondum pervenerit, eum habebimus ut
 subnotantem Nuntium anni proximi.